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 一盞燈，一歲終

包新宇

陽曆年關，在城裡總來得比農曆年更突兀些。商場門口豎起倒計時的電子牌，數字一跳一跳，像催著人快走。我不大習慣這種被數字精確丈量的「辭舊迎新」。我的跨年，總要等到這滿城的喧嚷漸次熄了，才真正開始，那時，約莫是夜裡十點光景。

這時節，家人多半歇下了。屋裡只餘一盞燈，窗外偶有零星的車聲滑過，遠了，更顯得夜靜。我照例要攤開那本筆記本，這並非日記，只是雜記，興之所至，便寫上幾筆。翻到最後一頁，總要留些空白，預備著給這即將逝去的一年，寫幾句不像總結的「結語」。筆尖懸著，並不急于落下。倒是信手往前翻去。

春日裡記著幾段描寫玉蘭花開的文字，夏天則是一段雨聲：「午後暴雨如注，簾溜成瀑。讀《板橋家書》，忽覺滿室涼風。」秋深時，只錄了半句宋詞：「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墨跡淡淡的，也不知那天為何獨獨想起這一句來。

這些零星的字句，此刻讀來，卻比任何連貫的敘述都更真切。一年三百多日，浩浩蕩蕩地過去，能留下的，不過就是這些閃光的碎片。我一一撫過，心裡並無大的悲喜，只有一種微溫的感慨，這便是我的「盤點」了，不清點得失，只撫摸時光的質

# 守望婁江

曹立杰

在江南水網密佈的版圖中，婁江是一條流淌著千年文脈的河流。它西起蘇州環城河，東至長江，宛如一條碧綠的綢帶，將姑蘇古城與東海之濱緊密相連。對於昆山而言，婁江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母親河，更是孕育了這座「鹿城」獨特氣質的精神圖騰。

我站在婁江岸邊，看那寬闊的江面船隻點點，微波漣漪，彷彿一幅徐徐展開的歷史畫卷。這江水，曾見證過無數商賈的舟楫往來，也曾聆聽過文人墨客的淺吟低唱。而在我心中，最深刻的印記，莫過於兩位大儒——顧炎武與歸有光，他們與婁江的淵源，如同這江水一般，源遠流長，深沉而厚重。

歸有光，這位被後世尊為「明文第一」的震川先生，他的名字與婁江有著不解之緣。他曾在安亭世美堂講學論道，而安



#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专栏主编: 宓月

621期

# 萬物豎起耳朵



楊維松，1984年生于山東臨沂，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山東省作協會員、臨沂青作協副主席。作品散見于《山東文學》《北方文學》《四川文學》《時代文學》《延河》等刊物。著有詩集《你是我筆下棲落的燕子》《風渡口》等，評論集《維言松聽》。

1  
自題卷首。  
往昔，付梓的數冊詩集，皆承蒙名家賜序。

如今，《維言松聽》即將問世，我決意自題序言，欲效太史公「究天人之際」之志，以拙筆盡抒心中所思所感。

雖無子建七步之才，然字字均自肺腑出。本書取名《維言松聽》，亦有自說自話之嫌。

故，諸君或可效五柳先生「不求甚解」之逸致，但吾只求無愧于本心。

2  
話，要說給同類且願聽之人。  
倘若不然，不如緘口莫言。  
我，生來偏執于真話的純粹與直白，是一個喜歡說真話的人。可這世間，真正喜歡聽真話的人，真的寥寥無幾。況且，雖然年與時馳，但並未意與日去，恰恰相反，我愈發不喜歡那些拐弯抹角委婉的。

故，我篤定，我點評的作者定能憑借敏銳的感知穿透文字表象，精準捕捉我話語背後的意蘊，也定會側耳傾聽我在這些文字裡的每一次喁歎與思索。

3  
作家背負文債，並非稀奇之事。  
我非文壇翹楚，卻也深受邀約作序寫評之累。案頭那些等我落墨的書稿，如太行王屋，有些擱置多年之久，心中皆是無奈與愧疚。

照理說，能得到文友囑托，本應是一樁值得欣喜的美事。然而，每至此時，心中未嘗不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畢竟自身文學造詣尚淺，唯恐辜負文友的信任與托付。加之，事務纏身，無暇動筆。

故，再三推辭，還望海涵，莫要怪罪。

4  
人生四行。  
王立群教授曾提出人生四行：自己得行、得有人說你行、說你行的人得行、身體得行。

我想，寫作亦是如此。  
首先，自己要寫得出過硬的作品，經得起檢視。

其次，僅僅自己寫得行還不夠，尚需得到他人的認可。這裡的「認可」，並非無端的追捧，而是伯牙遇子期。

再次，推薦者的影響力也要足夠強大。易言之，認可你的人本身要有卓越的文學造詣。否則，其讚譽之詞如同無根之萍。

故，務求名家作序寫評。他們的肯定與讚賞，像是來自權威的加冕，無論是對於作品本身的昇華，還是在讀者心中影響力塑造，都大有裨益。

5  
受評之作，皆由文友推薦或自薦而來。  
考慮盛情難卻，雖力有不逮，亦當勉力為之。再者，我亦深受名家推薦之紅利，定當傳遞愛心。

據貴州大學魏紅教授在文章《讓心靈在文學的天空詩意棲居——楊維松詩歌印象》中所言，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博士研究生

感。

臨近午夜，遠處的市聲似乎徹底靜了，這一刻的寂靜，便成了一年中最飽滿的禮物。我在那空白的末頁上，寫下幾個字。有時是「又歷寒暑，平安是福」，有時是一些別的感慨。總之，是極平實的話，記一件極微小的事。彷彿如此，那龐大而無形的「一年」，才算有了一個具體的落腳處，可以被安心地合上了。

做完這事，身心便都鬆了下來。新的檯曆早已放在桌角，是朋友寄的，繪著宋人小品，素雅可喜。我並不急著翻開。只將舊檯曆的最後一頁輕輕撕下，背面是空白的，使用它包了那枚常用的鎖尺。這算是一個小小的儀式，用舊年的最後一張紙，裹住一件還要繼續相伴的舊物。于是，新與舊，便在這不經意的動作裡，悄悄接了頭。子時到時，遠處依稀傳來極遙遠的歡呼聲浪，潮水般湧起，又退去。我這裡，卻只是將涼了的殘茶倒掉，洗淨杯子。窗玻璃上，映著一點暖暖的燈光，和我自己一個淡淡的影子。舊年與新年，就在這燈火的明滅交替裡，靜默地完成了它們的接力。沒有巨響，沒有夠爛，只有一室愈加深沉的寧靜，和心中一片澄明的安然。

我忽然覺得，所謂「跨年」，或許不該是一場向外追逐的狂歡，而是一次向內的安頓。在萬物喧囂著向前奔湧的當口，自己給自己辟出一刻回望的時空，與過去的自己和解，給未來的日子，蓄一點不慌不忙的底氣。

東去的江水，思考著國家的命運與民族的未來。他的「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理念，如同婁江的燈塔，照亮了無數人在黑暗中前行的道路。在昆山的亭林園裡，顧炎武的雕像巍然屹立，他那深邃的目光，彷彿穿越了時空，依然在守望著這片他深愛的土地，守望著這條孕育了無數英才的母親河。

婁江，這條承載著昆山歷史與文化的河流，在歲月的長河中，見證了太多的興衰榮辱。它曾是鄭和下西洋的起錨港，見證了中國古代航海事業的輝煌；它也曾是商賈雲集的黃金水道，促進了昆山的經濟發展與文化交流。而今，當我們站在新時代的潮頭，回望婁江，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條河流，更是一部厚重的歷史書，它記錄著昆山的過去，也孕育著昆山的未來。

守望婁江，就是守望我們的文化根脈。在這條河流的滋養下，昆山孕育了無數的英才，他們用自己的智慧與汗水，書寫了昆山的輝煌歷史。而今天，我們作為婁江的守望者，更應該傳承和弘揚這份寶貴的文化遺產，讓婁江的精神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光彩。

讓我們沿著婁江的足跡，追尋那些逝去的歲月，感受那些大儒們的智慧與情懷。讓我們以婁江為鏡，映照出我們內心的堅守與擔當。

因為，只有當我們真正懂得守望，才能在歷史的長河中，找到屬於我們自己的方向，才能讓這片古老的土地，在新時代的征程中，綻放出更加絢爛的光彩。

# 臘月的風景線

邢凱

冰把河流讀成一本合起的書  
風在封面上練習瘦金體的跋  
炊煙是豎排的歸期  
棗樹枝頭掛著幾粒未落款的硃砂印

早集的霜地上  
腳印疊成新鮮的篆刻  
冰糖葫蘆亮著玻璃噱  
烤紅薯的爐膛裡  
炭火背誦著溫暖的段落  
廟會的鼓點一響  
凝住的吆喝便冒出白氣  
在冷空氣中  
長出細軟的絨毛

陀螺在冰面旋轉  
每一聲喻鳴  
都是暗河翻身  
母親把凍梨浸入井水  
聽見季節的骨頭  
發出清脆的斷裂  
像立春在遠處  
輕輕叩門

屋簷的冰稜寫下行書  
一滴，兩滴，三滴  
所有的等待  
都變得透明  
直到土地深處傳來  
蚯蚓翻身時的悶響  
那本凍著的書  
終於翻到了下一頁

我們圍坐爐邊  
看水汽在玻璃上  
畫新河道  
臘月正把自己融化  
流進碗裡  
那圈溫暖的年輪

編者按：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

此生，應于物質溫飽之上，精神當有所向，胸懷當有所負，靈魂亦當有所求。

如此，方不負歲月長歌，不辜生命華章。

8  
作家，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猶如星辰，既是文明的燭火，亦是社會的脊梁。他們是時代的敏銳觀察者，捕捉著時代的脈搏與走向；他們是文化的虔誠信使，承載著時代的期許與夢想。

當世事浮躁，人心易惑，作家應挺身而出，以犀利的目光穿透表象，挖掘那些隱藏在喧囂背後的時代痛點，用細膩入微的筆觸勾勒出社會的真實肌理，觸動公眾的心弦，喚醒沉睡的良知。

9  
文人相輕，自古有之。  
諸多文人墨客，或因文風之迥異，仿若冰炭之不相容；或為爭名逐利之私慾所驅，恰似鴟鴞爭腐鼠，往往相互鄙夷，彼此攻訐。

不得不承認，每個文人都或多或少的存在清高，但切不可自視過高。否則，如同站在文學孤島上的獨行者，像固執的守財奴守護著自己的文學領地。這股邪氣倘若陰霾，屢屢遮蔽文苑的晴空。

可見，在這個人人自恃才高八斗的今天，客觀點評他人作品，是何等困難？

10  
好在我敢實話實說。  
記得湖北詩人鄒林，在看到我對其作品評論時，感慨道：「楊老師，你是懂我的……」是的，同為社會的底層抒寫者，同生活的泥沼中摸爬滾打，對世間冷暖有著相似的體悟，又怎能不諳熟他內心深處的幽微之聲？

山東詩人吳玉壘、湖南詩人艾華林等亦都有「沒有修改，完全尊重作者意願」的類似回復。

這不僅是對文字的尊重，更是靈魂與靈魂之間在形而上的空間裡，兩個本質的自我相互審視、彼此啟迪。

筆下的文字能收穫如此反饋，是莫大慰藉，足矣。